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一輯第二冊

目
錄
學

大陸雜誌社編印

目

錄

學

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所收論文，完全以曾經發表於本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十四卷第十二期者為限，故命名為：「大陸雜誌語文叢書」。

二、本叢書依文章分類分編為：「通論·經學」。「目錄學」。「語言文字學」。「文學（上）」。「文學（下）」共五冊。每冊再依性質相近定其先後順序，不以原發表先後為別。

三、大陸雜誌補白文章，篇幅雖短，而內容多與正文有相等價值，自應收入叢書；惜其排版款式，與正文不同，又牽就空白位置大小，常轉頁刊載，一篇短文，有轉頁三數次之多者，編入叢書，剪貼不易，因此多從割愛，收入者僅為較易編排之寥寥數篇。

四、聯合國中國同志會座談會記錄，有數篇屬於語文學範圍，其版式雖與正文不甚一致，所幸版數不多，此次即照原款式，收入本叢書，分編於各類之中，不再加以變動。

五、大陸雜誌社十年來，限於經費，迄無專任校對人員，致發表之文章，錯字在所不免，引為憾事。此次編印叢書，若能全部重排重校，自屬理想，但經精確估計，其費用與時間，決非本社現有人力財力所能勝任，即就原版，逐字校對貼改，亦諸多困難。迫不獲已，惟有原版不動，照像影印——惟第一卷第一期因字體與其他各期不合，為求一律，不能不重新排印為例外——如此則魯魚豕亥之處，依然故我，是誠愧對作者與讀者而又無可如何者。

語文叢書第一輯第二冊

目錄

讀古書為什麼要講究版本.....	屈	萬	里	一
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及輯佚書問題.....	梁	子	涵	四
中文舊籍目錄板本項著錄舉例.....	屈	萬	里	十
臺灣藏書的鳥瞰.....	莊	復	璉	十三
玄奘留學時之印度與西方關於玄奘著作目錄.....	張	君	勳	二二
七閣四庫全書之存燬及其行世印本.....	王	樹	楷	二六
記諸家校本經典釋文.....	周	法	高	三五
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殘宋本說文解字.....	金	祥	恆	四二
跋宋本說文解字.....	羅	一	萍	四五
北宋刊「史記」五種板本辨正.....	趙	鐵	寒	五四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	之	勉	六五
史記集解索隱正義補正.....	何	蟠	飛	七一
太史公行年考辨誤.....	施	之	勉	七六
「太史公行年考辨誤」補證.....	曲	穎	生	八〇
漢書補注辨正.....	施	之	勉	八二

竹書紀年之今古本問題及其評價	趙榮琰	八七
論乾隆年刊行之明史	李光濤	九五
「新元史」蠡測	袁國藩	九九
介紹小林著「元朝秘史之研究」並論重譯「蒙古秘史」	札奇斯欽	一一一
「資治通鑑今註」餘義撮要	趙鐵寒	一二〇
敦煌寫本「瓜沙古事繫年並序」箋正	陳祚龍	一二九
評「擒亂」	郭廷以	一三五
關於宋明刊本水經注	胡適	一三八
記中央圖書館藏的「直隸河渠書」稿本二十六冊	胡適	一四一
郁永河及其梓海紀遊	方豪	一四六
辯老子書不後於莊子書	嚴靈峯	一五二
老子的生平及老子書的問題	周紹賢	一六三
陸德明「老子音義」引書考略	嚴靈峯	一六六
老子札記	阮廷卓	一七〇
莊子天下篇作者及其評莊老優劣	王昌社	一七三
陸德明莊子音義引書考略	嚴靈峯	一七六
莊子齊物論篇之改訂與校釋	嚴靈峯	一八三
墨子間詁補正之一	阮廷卓	二一九

墨子問詁補正之二.....阮 廷 卓 二二二

墨子問詁補正之三.....阮 廷 卓 二二四

荀子集解補正.....龍 宇 純 二三一

荀子校補.....趙 海 金 二五〇

宋本荀子考略.....阮 廷 卓 二五七

荀子校釋.....趙 海 金 二五九

荀子補遺(之一).....趙 海 金 二六三

韓非子集解補正.....龍 宇 純 二六七

鬼谷子考.....梁 嘉 彬 二八〇

鬼谷子考辨.....趙 鐵 寒 二八四

論今本公孫龍子出現的年代及其真偽.....阮 廷 卓 二九五

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補正.....阮 廷 卓 二九八

論今本列子.....王 叔 岷 三〇〇

「列子新書」辨惑.....嚴 靈 峯 三〇三

淮南子與莊子之關係.....周 駿 富 三一五

中國古代農書.....曲 直 生 三一九

文心雕龍板本考.....張 嚴 三二二

文心雕龍校勘新補序.....張 嚴 三二六

文心雕龍五十篇編次及「隱秀篇」真偽平議	張	麗	三三〇
歷代「文心雕龍」品評概舉	張	麗	三三四
文心雕龍著錄、歸類得失考略	張	麗	三三八
熒煌寫本「共誓、悟真等書身」校注	陳	作	三三二
熒煌寫本「九家書」校註	陳	作	三四六
敦煌古鈔「凡諸度使新受旌節儀」殘卷校釋	陳	作	三五五
國仁與其「入唐求法巡禮記」	梁	容	三六一
蘆浦筆記各種版本的比較研究	任	長	正三六七
跋蘆浦筆記各種版本的比較研究	李	宗	洞三七一
朱弁和池的曲消舊聞	趙	鐵	寒三七二
劉祁與歸潛志	陶	晉	生三七八
呂坤的小兒語	朱	介	凡三八七
跋史語所入藏明刊清修本天工開物	黃	彩	健三九六
清梁任公著朱舜水年譜	梁	容	若三九八
朴趾源熱河日記考證	徐	玉	虎四〇二
關於江日昇和臺灣外記的板本	房	兆	樞四〇八
「臺灣外志」與「臺灣外記」校勘例	方	蒙	四一〇
「郎齊志異」原稿之研究	張	景	樞四一七

劉中叔詞例舉要商兌	周	法	夏
漢堂讀書記	周	高	四二四
詞莊時習錄	陳	槃	四三〇
詞莊時習續錄	陳	槃	四三五
則莊時習三錄	陳	槃	四四一
解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編次得失平議	張	嚴	四四七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	梁	若	四五五
文選李注纂例	李	容	四六三
文選徐孝穆集所注故實之商榷	馮	維	四七〇
永樂大典述略	昌	承	四七八
「康熙字典」的訂正	董	彼	四八一
記曾文正文鈔郭嵩燾氏批校本	黃	作	四八五
跋顧保的教授攝影的「熙朝崇正集」	梁	于	四八九

讀古書為什麼要講究板本

屈萬里

一 引言

記得葉太炎先生有幾句話，大意說：

讀書何必講究板本？我平生專讀石印本書。以太炎先生學問之精深博大，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來，真不能不說是智者千慮之一失。○葉氏的學生某，也曾發過這種議論，顧炎武就給以很不客氣的中斥。顧氏說葉氏圖藏本於中郎文集（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云：

書（里）：此指傳本說。以獨古為獨善，可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乃世間有一等人（原注：世人竟窮門下士也），必謂書無庸講本子。噫！將自欺耶？欺人耶？

「書（板本）以獨古為獨善」，這句話雖然不能說是不刊之論，但也確不是欺人之談。因為古書傳到現在，不知道已經過若干次的傳抄和若干次的刻板，每一次傳抄和每一次刻板，都難免有錯誤的地方。所以越古的本子，錯誤應該越少，這是很容易明瞭的道理。

但是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七）裡，記述着這樣一個故事：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為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席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理義豈當上訪！」諸生曰：「若公試，因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為講解大概。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金也。」教授懷恐，乃謝曰：「某當罰。」即輸罰，改題而止。

這一段有趣的故事，曾經被不少人引述着，用以諷刺崇拜宋板書的人。以為宋板書也還是有錯誤，而現在通行本却有很多是沒有什麼錯誤的。

是的，宋板書也還是有錯誤，而現在的通行本却有很多是沒有什麼錯誤的。但是，這些沒有什麼錯誤的通行本，必然是根據沒有錯誤的古本傳下來的。假若沒有不錯誤的古本，而易經這部書，只有那一個麻沙本的謬誤流傳下來，那麼，元明以後的傳本，豈不都是「坤為金」了嗎？所以，顧炎武的話，確不是欺人之談。

筆者並無倭宋之癖，也決不辭棄沒有錯誤的近代刻本而盲目的推崇有錯誤的古本。本文的旨趣，乃在說明讀古書為什麼不能不講究板本。這個道理雖不太繁雜，但說來却也一言難盡。

二 欲辨圖書真偽不能不講究板本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宋人真德秀所謂十六字的心傳，是「堯舜禹湯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這說法八百年以來深深主宰着人人心。問着堯舜的古文尚書疏證者成後，到現在雖然已近乎三百年，但依然還有不少人，在信奉着真德秀的「謬言」。其實，這十六字的心傳，正像兩位各自銜繩用力好向近視眼者所爭論的關帝廟裡的匾一樣，不管他們怎樣地言之鑿鑿，而那個匾根兒沒有掛。至於堯舜禹有無其人，那還是另外的問題。

因為所謂心傳的十六個字，是出於現在還流傳着的古文本尚書中的大禹謨篇。這個古文本尚書，是晉人梅賾編定的。大禹謨這篇書，不是伏生所傳，漢惠平石經本尚書誤，自然也不會有它。它和其他的十幾篇古文尚書，同樣是梅賾偽造的冒牌貨。而這梅本的高書，却欺騙了學子一千多年，直到清初閻百詩才把它秘密揭發。甚至於到現在還有不少人不知道它是偽本。

其次，像竹書紀年，他在史學書裡，佔着重要地位。但現在的通行本，却不是晉太康年間，汲冢裡的真貨，而是後人仿製的偽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曾列舉證據，證明現行的本子，不是後魏劉道元所見之本，也不是唐劉知幾、李善、邢昺、孫志德、司馬貞、楊士勛等所見之本，也不是宋王存、羅泌、嚴粲、鮑彪、董道、等所見之本。因而四庫館臣疑心它是「明人鈔合諸書以偽之」。這話雖然還不成定論，但現在通行本竹書紀年是假書，不是汲冢真本，却是毫無疑義的。

因此，清人朱右曾便把古書裡所引的竹書紀年之文輯錄出來，編成了汲冢紀年存真二卷，後來王國維先生又加以校補。編成了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刊入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更後，錢穆先生又把它校補了一番，列在先秦諸子繫年考辨裡。這些輯本，所收的竹書紀年原文，雖已無多，但却是真貨。所以，我們如果採用竹書紀年的史

料，只有根據這些輯本。而輯本中如果見到王、錢、兩氏之本，那麼，朱本也就可以不讀了。

以上不過舉兩個爲人所共知的例子，古書類此似的偽本多得很多，倘若不弄明白是什麼本子，那麼你所得到的知識，很可能都是假的；倘若你根據偽本的材料而有所撰述，那便是自欺欺人。這樣說來，讀者能不講究本子嗎？

三、欲知圖書有無殘闕不能不講究版本

真正做學問的人，對於一部書，必定要讀它的全本，決不肯只讀殘本或節本，這道理是毋庸說明的。但，如果不講究版本，就有很多殘本和節本而被人認爲全本。

家傳戶曉的十七史，明以後所虛傳的本子，就有許多闕書。例如南齊書，品武英殿本於志第七州郡下，缺十八行。傳第十六，缺十四行又三十字。傳第二十五，缺四行又四字。傳第二十九，缺十五行又七字。明北監本和汲古閣本，註定和殿本完全相同。核計這四處的闕文，應各佔宋本的一葉。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很容易找到一個宋本，抽起了兩葉（州郡下第三葉和列傳十六第十葉），替了兩字，仍舊沒能補起。

又如魏書，廣平王傳傳「廣平王恨」下，宋本就注了一個「闕」字，可見宋時已有殘闕，但究竟闕了多少字，現在已無法知道。樂志劉孝先「先王所以教化衆元，湯武所以」下，明以後的本子，都缺了百多字，恰合宋本的一葉。而這一葉的闕文，卻被陳從蕃從冊府元龜和通鑑中分別找出來（詳見陳氏學記第十一卷第一、二合期並從陳氏所作魏書缺字一表）。周書第六卷本紀開八十八字，也由陳從蕃據冊府元龜補足。

高齊書、魏書、周書，在明北監本以前所最流行的，是所謂眉山七史本。這個本子，從宋世元而到明代中葉，雖把據板補了又補，就仍有很多地方已經殘闕得不像樣子，所以有「九行還退本」之說。遲遲還不肯替，而又有金瓶樓本的，據說丁不補，就印刷流傳，於是乎遲遲這三個本衣鉢的北監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也就不能不一誤再誤了。

被人所重視的正史，而且斷斷不至此；其他短篇小說，殘缺的就更多了。譬如唐人傳奇與的雜載之文集，四庫全書所收的是十卷本，

是根據着明嘉靖二十年劉大護序刻本著錄的。但此書全本是五十卷，王漁洋居易錄裡曾說過：四庫館臣也由居易錄而知有五十卷本（但居易錄的記載，不夠詳明，以致四庫館臣又疑或它有八十卷）。但他們卻沒能夠見到。居易錄說顧家藏有五十卷本，劉體仁的兒子名凡的曾抄了一部送給王漁洋，而現在中央圖書館裡藏有宋蜀刻本的殘卷（存卷四十三至五十），上面有劉體仁的印記，那必然是抄給王漁洋時所據的底本之殘餘了。這個五十卷本，既有傳抄本流傳；到了嘉慶年間，大興朱珔就據以刻板。於是這五十卷的足本，纔復行於世。現在來讀這部書，自然不能捨掉五十卷本而去讀十卷本了。

宋人少讀書的宋朝類苑一書，記載着宋代的許多掌故。江氏的自序，說這書是七十八卷二十八門，可是四庫書錄之宋本和近代刻本，却只有六十三卷二十四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還說江氏自序「分二十二門」的話，是傳寫之訛。近年中央圖書館買到了的一部日本元和七年（當明天啓元年）的活字本，這活字本是根據宋代的麻沙本排印的，它正是七十八卷二十八門，比四庫全書本多了後諸戲謔、神異幽怪、許妄彈謔、安邊無說四門。假使人們不見這個活字本，豈不是許多史料都被埋沒了嗎？

「明人刻書而書亡」，清代的校勘家常常有這種感歎。的確，明代萬曆以後的刻本，多半是一塌糊塗。他們任意改字，任意刪節，甚至任意改換書名。商洛所刻的稗海，陳繼儒所刻的寶樹堂叢書，算是比較好一些的叢書了，然而仍舊免不了任意刪改的毛病。譬如宋人王楙作的野客叢書，本來是三十卷，可是稗海本和寶樹堂叢書本，都只有十二卷，刪掉的地方，多被刪削。假若沒有嘉靖年間王禕祥的刻本存在着，人們就很少能知道這書是三十卷了。

以上也只是隨便舉幾個例子。但從這些例子看來，人們如果不好好的做學問則已，假若真正治學，讀古書能不講究版本嗎？

四、欲免受錯字的欺騙不能不講究版本

校書如掃落葉，疲於旋生。精校精刻的書，也難免有魯魚亥豕之訛；校勘粗疏的，甚至任意刪改的，那就更不必說了。譬如水經注一書，清初人所讀的都是明嘉靖以後的刻本，錯字多得幾乎漫漶于讀。後來戴震用永樂大典本校對的結果，共補了明刻本所缺漏的二十二百二十八字，刪去了妄增的一千四百四十八字，糾正了廢謬的三千七百一

十五字。短頭的一部水增注，竟有七千字以上的錯誤，叫人怎麼去讀！所以藏書的校本刊行之後，明嘉靖刻本，萬曆乙酉（十三年）吳琯刻本和萬曆乙卯（四十二年）李長庚刻本等，就都可以束之高閣了。

明末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書之多，說來真是驚人。昔人誇羅汝古閣刻的書，不脛而走天下，實不是過譽之言。所以到三百年後的今天，汲古閣還負着盛譽。然而他所刻的書，却多半校勘不精。毛氏收藏了很多宋板書，又影刻了很多宋板書，他家是那麼好善本，然而他們刻書，却不依據他家藏的善本校勘，真是怪事。據說汲古閣刻本校勘最精的是四庫人集，而這部書却流傳極少。原來毛翁有一位好吃茶的賢孫，曾經得到了岩壑春茶芽，而找不到美新，因而把四庫人集的板子給劈燒了。現在很多人家於汲古閣之名，以為他家刻的都是善本，那是錯誤的。

所以欲免受錯字的欺騙，也不能不講究板本，單看水增注那一個例子，就夠人警惕的了。

五 怎樣知道板本的優劣

由上面所舉的例證看來，我可以決然地說：真正讀書的人（特別是讀古書），不能不講究板本。

前面說過，學者並非僅求宋之精，也決不鄙棄沒有錯誤的近代刻本而百日的推求有錯誤的古本。所以，就十二經注疏來說，與其去求那

高貴難得的宋十行本，或者難不太難得，而錯誤頗多的明季元陽本、北監本、汲古閣本，說不如讀阮元的刻本（雖然阮元刻本，也還需要再校勘，但他已具有諸本之長，是不可否認的。）二十四史，你既然很容易地買到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就下必勞神耗財地去物色三朝本的十七史，和北監本、汲古閣本的二十一史，甚至於清武英殿本的二十四史。以上是「二者不可得兼」的說法，假若你有豐裕的財力，自然是收藏的本子越多越好。

但是，古書浩如烟海，不專門研究板本的人，怎麼能夠知道那些本子好或壞呢？說到這裡，有一部值得介紹的小書，那就是傅增湘張之洞編的書目答問。它分門別類地列於一般人所應讀的經籍，每一部書名下而都注着板本——錯誤比較少的本子。這書目裡所收的書雖然不多，但常見的書大致都有了。

近一二十年來，影印本的古書漸多，有很多善本是張之洞、傅增湘所不及見的。於是，在七七事變之前，南京圖書館，便把書目答問給補正了一番，題名書目答問補正，排印行世。「譬如積薪，後者居上」。現在來讀書目答問，自然以該國圖書館排印的補正本為好。至於生僻的書，書目答問所不載的，要知道它的板本優劣，就只好去查各家的藏書志、讀書記和校勘記，甚至於要自己去校勘，那就麻煩多了。

原載大陸雜誌第二十七期

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及輯佚書問題

梁子涵

一 引言

借偶書目考，錄一讀玉函山房藏書簿錄。曾通訪官府民間藏書，迄未能行；又歷覽公私家書目，僅有劉紀澤書目考底稿，據山東通志第條。于有王三先生曾撰清代兩個大輯佚家評傳（戴補仁學誌第三集第一期）。據云：考論玉函山房藏書簿錄時，僅參攷馬氏文集集中簿錄序，是亦未見原書也。今竟在無意中目睹此書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易勝欣幸！

馬氏尋卒後，所遺金石圖籍，盡歸李載門，故世求馬書者，多於章邱李氏後裔中尋之；文安邢藍田訪書於馬莊，數歷年，僅得五十餘種。蓋其與馬之關係，既多疏闊，更無珍本，且不盡玉函山房故物也。而馬氏舊藏圖籍，保存於台灣大學圖書館者，所見已達三十五種；其中多明刊，或經名家收藏者，皆鈐「玉函山房藏書」印記，且間有題號批校處。諸表復鈐「龔錫人考藏書印」一「閩縣龔易園考藏書重全石文字」一「石山房」諸字，是又經閩縣龔氏收藏者。蓋龔氏官山左司，適逢拾遺，李氏世藏散佚，龔氏因以收得者也。驚喜之餘，爰本所知，草述此文，以就正於同好。

二 馬竹吾事略

馬國幹字韻溪，號竹吾，山東歷城縣右權府人，原籍章邱。生於乾隆五十九年，道光十一年舉人，十二年進士，歷任洛川石泉鳳陽知縣，隴州知州；咸豐二年引疾歸，十年卒於里。特歷城縣志稱其：「引退家居，猶今世學者不見古籍，乃偏校唐以前諸儒論述，其名氏篇第，列於史志及其他書可考者，廣引博徵，自群經注疏音義，旁及史籍類書，并錄文字，間弗擇粹。」云云。馬氏天性愛書，自愛書才，每見學無所不通，所成亦富甲歷下。以居在玉函山麓，玉函山房因以得名。王昶居魯北名道光中之藏書家，蓋不虛也。

三 簿錄之內容

簿錄分裝二十冊二函，無扉跋，馬氏文集載其自序云：「余每得一書，必深究一書之用意，暇日排比，依是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之式，分列部居，撮記要旨，或就書錄二十六卷。既架上現有編次，其有所遺漏，及後更新得者，再為補編，以補之焉。」馬氏每錄一書，首列書名，卷數，版本，或舊藏之處；次解題，究撰人，論版刻，審卷帙，品得失，辨偽妄；於是定其部居，別其類屬。錄中於著者爵里行實，頗詳詳盡，尤以晚清諸儒為備，堪補史闕，媲美陳二錄也。書之撰述，刊行源流，亦多詳考。若同而版本異者，多合為一篇，而臚列各版本；輯本與傳本並存，或輯本有較家者，皆各自為篇，鮮本居於傳本之首。諸輯本中又以詳詳別訂之書，版本除簡牘於書名下外，并於解題內再詳考證。凡附刊合訂之書，必為篇別出，依類而居，如范文正公集中范氏易義，歷開止先生春秋傳注所附年譜，楊誠齋全集內庸言，皆各別入經史子三編。

全書共分五編，首編為御製及官書，次依四庫、別為四編。每編又分若干類，類中或更分屬，每類之後，皆有總計，以統家藏，如於易類云：「右易類一百四十八部，共一千九百九十九卷，除載文集七卷，實共一千九百九十二卷。」是書分類，雖基本四庫，而兼參馬氏二錄，並參考諸家簿錄，復之史志，故時有發明。其分類與輯佚書錄中所存類目，及區源清編輯佚書目錄之分類，多有相同。茲錄其類別於次：

首編：經部：史部：子部：集部。

經部：易類：書類：詩類：禮類（周禮之屬；儀禮之屬；禮記之屬；大戴記之屬；通禮之屬）；樂類：春秋類；孝經類；論語類；孟子類；荀子類；商子類；理學類；四書類；楚辭類；經緯類；小學類（禮教之屬；字書之屬；物類之屬；石經之屬）。

史部：正史類；紀年類；別史類；雜史類；前史類；故事類；職官類；儀注類；刑法類；奏議類；雜傳類；譜系類；地理類；日食類；史評類；史鈔類。

子部：儒家類；道家類；釋家類；勸善類；法家類；名家類；墨家類；縱橫家類；雜家類；農家類；小說家類；陰陽家類。

集部：詩類；詞類；賦類；歌詩類；雜著類；雜記類；雜錄類；雜說類；雜論類；雜著類；雜記類；雜錄類；雜說類；雜論類。

雜著類：雜記類；雜錄類；雜說類；雜論類。

雜記類：雜錄類；雜說類；雜論類。

雜錄類：雜說類；雜論類。

雜說類：雜論類。

雜論類。

。

(卜宅之屬；揀命之屬；卜葬之屬；選擇之屬)；兵家類；天文家類；曆譜類；五行類；著龜類；雜占類；形法類；醫方類；類書類；譜錄類(金石之屬；書畫之屬；文房之屬；人事之屬；雜器物之屬；飲饌之屬；草木之屬；禽魚之屬；藝玩之屬)。

集編：楚辭類；別集類一——漢至隋；別集類二——唐至五代；別集類三——宋元；別集類四——明；別集類五——國朝上；別集類六——國朝下；總集類；詩文評類。

新纂書別爲一類，爲他書目所罕見，蓋馬氏在陝西訪得舊書四十二部，共八十卷，故開類畧之，亦猶中經列汲冢書，七志附伴經錄意也。藏書中陳雅佚書輯本最備，徐若小說雜錄亦多，蓋皆其研討校佚書及撰述修補神筆諸書之資料，兼備鑑賞金石書畫考也。清人著作，四庫未收者，多有登錄。考證乾嘉以後撰述者，可取焉。馬氏雖爲讀書而藏書，然亦間著善本，如宋元刊本，則有文選注才調集；舊鈔本則有汲古天一諸鈔本；舊藏則有北齊書庫圖等家故物。而簿錄中於得書淵源，且數及之。皇甫少集解題云：「此本爲新城王尚書家藏，有漁洋私印。」易堂雙通解題云：「此同里王氏家有遺藏殘缺數十種，中有此書併鈔。」又有紅泥花軒鈔本約百餘部，疑皆馬氏幼年手寫也。

簿錄之數，序稱二十六卷，今核之，實共二十五卷；或謂是合續編共計之數。考山東通志載玉函山房藏書簿錄續編一冊，註云：「此編爲玉函山房手稿鈔字面之第二冊，(手稿)存目云：『一見見隨錄，漫無體例。面鈔玉函山房藏書圖章。』」手稿存目云：「鈔字面第三冊，雖鈔書目，間有考證，備編藏書得錄也。」有三先生曾疑此與前鈔字面第二冊，皆係知見書目。但考知見書目始於邵位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係注，因其居於都門，日將版句，乃將開見，一一批注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洪楊亂後，江浙世文家巨族藏書，多有零失，流散於市者，極西友入曾文正公適督師江南，文正門人丁壽生馳撫江蘇，並通知版本目錄，能好舊書，乃乘機搜訪，斯時英友芝爲二公眼目，故能仿效邵目，而撰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世稱其善，相繼而爲，但能成書者，最近僅有孫殿起藏書偶記而已。然似馬氏所處之地，殊難以爲者也。且手稿鈔字面第二冊，山東通志明稱是簿錄續編，第三冊將式樣已備其備編藏書簿錄，似非知見書目也。馬氏藏書數量，據自序所

載五萬七千五百餘卷。而著錄於藏書簿錄者，實有四萬一千八百六十六卷，相差一萬四千餘卷。其自述編纂藏書簿錄，乃就「架上現有編次，其有所遺漏，及後更新得者，再爲續編，以補之焉。」(自序)知此簿錄所收者，非馬氏藏書之全部。又洛川縣志解題云：「天下志乘多矣，不可勝記。錢濟南府陞章三志，記桑梓之地也；錄家鄉武鄉二志，先大人攝篆之區也；余望仕關中，由洛川而石泉而涇陽而隴州；四志并及所隸之府州，記宦遊也。餘則別備數百本，不著錄。」且玉函山房舊藏圖籍，爲臺灣大學所藏者，簿錄中亦未登錄，蓋證此簿所錄，確非其藏書之全部也。惜未得見手稿鈔字面第二冊及第三冊，無以詳校辨證之耳。又手稿存目云：「石字面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藏書簿錄續編，只經史二類，然已三千餘卷矣。」自題續編，當然可信，但究簿錄續編之體例，及藏書中未登錄之數量，續編當非僅有一卷也。且此一冊，本非全帙。手稿存目著作者，若皆爲續編，疑亦盡是未完稿也。故山東通志所謂續編一冊，或另有據。是簿錄自序所謂二十六卷者，確非合續編共計也。

四 簿錄之編成與刊行

原書無刊刻年月，自序亦未載編成時代，道光二十年馬氏致李戡門書云：「前所求雅而堂十種，弟惟有手鈔本專帛祚周易集解，及顏師古匡謬正俗二種，轉漢晉人佚易實寶之。現欲復集粹時，以高諸諸學，其注雅與呂覽已探出佚義，而其注戰國策，惟雅而堂刊本有之，亞思一覓。」今檢簿錄，前列三書，全已著錄，并皆雅而堂刊本，是其成書當在道光二十年後也。竹塹開吟序云：「周小巽德配張鶴人和蘭女史，丙子閏夏，忽無疾而歿，小巽出此遺詩四卷，遺詞二卷，欲其刊名，以傳來世，適著中刻群經補遺，就付刻謝氏。」按竹塹開吟即竹窗遺稿，刻成於道光二十六年。其後又刻陽湖周亦山耕道獵獲齋味史小樂府詩集，刊成於道光二十九年。簿錄僅收前者，而遺後者，是其成書當在道光二十六年後，二十九年以前也。再以其行實求之，考告病之舉，「因去家既久，增基廬舍，均宜修治。」居田又於「清燕之餘，理前作而終之。」似其整理藏書，編纂簿錄，當始於道光十九年乞假家居時也；洛川縣志解題云：「余望仕關中，由洛川而石泉而涇陽而隴州。」則編述於隴州知州任上也。簿錄編纂方法，自稱：「就

原上現有編次。一即其簿錄可收之書，亦爲當時聚上現有之書，道光二十七年以前刊行各書，若得悉詳備，而其後則一無所見，此亦旁證也。凡此諸書，有因讀者而擬解題，有因擬解題而讀書，多先後相連，分期編纂，至其確考編成之時日，以此簿錄編成之時日，僅能謂之在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間也。

至於其日之標，雖亦未詳年月，但序云：「此蓋仕西秦，而後十四年，中隱家居五年，廣搜圖志，細不大指，乃積書五萬七千五百餘卷。」今按其辭意，當編成於咸豐三年後，再考其序，簿錄未成，而載馬氏文集緒集中，及簿錄續編，未見成書，亦一證也。按玉函山房之書五萬七千五百餘卷，文集初刻於陝西，光緒十五年續江寧氏輯刻馬氏全集，據以覆刊，并收續集。續集李氏刊本，雖因有「光緒十五年己丑仲春重校刊」牌記，似亦先有刊本；但其中則有馬氏卒前一年著述，是此序作成亦可能離馬氏卒年未遠也。自序不但撰於簿錄編成之後，且非余見簿錄之自序，而爲改訂或重編另本簿錄之自序耳。其證如下：一、自序所稱之卷帙，與此簿本實有不符。二、自序所稱藏書數量，與此簿本實有者，亦彼此歧異。

馬氏藏書之數量，簿錄所收四萬餘卷，疑於合幼年手抄購成，壯年宜遊搜訪，至龍州知州任上所得者也。序稱五萬餘卷，乃是以至歸田時所獲者也。其居書簿錄，初刊行二十五卷，後增補改訂爲二十六卷，并擬自序，至咸豐三年後，仍續增未盡，復就所遺，及後更所增者，再爲續編，以補之焉。

五 馬氏之手批

簿錄批改甚多，雖覽先生鑒定，多出馬手，偶貼之浮簽，或用紅格題箋，與余藏馬氏手收漢志考索之籤件相似。（此書爲咸國師賜贈，師曾撰題記，載於中和月刊某期。）最於北平傅經堂書店見紅格花對金線稿本，其稿紙力每行二十二字，中有一「紅格花對金線」四字。舊式惟馬氏手稿存日後記云：「前後共得手稿之僅存者，經冊細字，雖有百二十餘本。（中略）手稿名兩冊一冊，紅格，中有一「紅格花對金線」四字。」除此物證之外，再徵以行文辭義，及其手札，更可無疑。手批以待刪補最多，次則填寫墨丁，以備閱略。餘若著錄之曝書亭序，序僅三有堂刊二十二卷本，復批云：「曝書亭全集共八十卷。」

此乃孫竹尹所注竹垞詩也，何得連補全集登錄。子夏易傳解題眉端批云：「葉諸家所論此書之偽託係十一本本，至此二本殘本，並無可疑之處，何得張冠李戴，殊失詳考。」謂李竹師承云：「李竹師承葉先生所說學易，非孫氏門人。」照新編解題於著者旁批「太錯丁」三字，并於書眉批云：「此書係孫鶴所著，非李元春也，今本作余全者，蓋因文字之禍，不誤以真姓名標題也。」四家書集編者所撰，是如（此二字已去）等語。尚有謂：「周亮工官侍郎非尚書。」胡後琳「子才才姊姊非妹姊。」袁村「子才才姊姊非妹姊。」正「吳偉業籍貫崑山爲太倉。」同此批改，見於簿錄之端，頗有不滿，知簿錄並非全出馬手，至其改正，初則丹朱塗抹，或白紙貼蓋，再以宋體字寫定，而待刪補。後則單行書寫，或淺誌箋簽。似其於簿錄之編，初雖有所不滿，仍難畧加修正；後慎其難，及藏書倍增，乃萌另編新簿之念。竹吾藏書另有新簿，前已詳述，今得此證，更可以實余說，兼明簿錄之所以未能流傳也。

六 玉函山房輯佚書問題

竹吾輯書，博採群籍，獨任其難，凡得六百餘種；雖有多刻而定者，更有集部數百卷，世人罕有知悉。乾隆中四庫館開，以衆朝臣之力，取諸佚文於大典，只得三百八十五種，其難易蓋不可同日而語。乃世人竟於清帝之功，歌頌備至，而馬氏則被誣爲竊據，是可憾也！事連之師事邵二子，並與孫淵如少白武虛谷諸大師遊，其輯佚書稿成欲售未果，又未刊布，盡人皆知。而馬氏竹吾世人忽見此史無前例之巨著，乃不詳察，竟以竊目之。朱修伯胡元五沈沈「唐陽陽等，均舉此說。宜都楊錫昌初爲辨駁。今見增訂叢書要覽。」玉函山房父子續爲解疑。（蔣慶第復陳書齋書。蔣武臣馬氏手稿存日後記，及書馬竹吾玉函山房輯佚書後三篇。）有三先生竹覽衆說，博考遺存，復爲中論，發前人所未發，語多中肯。唯自宜都楊氏以來，馬君藏書得錄及手札，皆未得見，故此書至今未成定讞，此本文之所由作也。茲就簿錄推證玉函山房輯佚書必出於馬氏之手：

簿錄實非全出馬氏之手，前已論列。而此簿錄之解題，依例又與

輯佚書之事無關。然即此亦可得輯佚書必出馬季之痕跡。春秋穀梁傳解題云：「開引康信徐邈魏晉佚注，足備參考。」物理論解題云：「嘉慶人宛平章宗源達之輯錄一義，陽湖孫星衍校刊。其引傅子為多，二者可以參考。」雖未直接論及輯佚書，但所謂：「足備參考。」及「可以參考。」似指輯佚書而發也。再深考之，其解題論述諸家輯佚書者，如於惠棟時周易鄭康成注（雅而堂刊本）。解題云：「因王應麟本，探遺未備，重為補正。先有明姚士粦叔耕增補二十五作，復續輯合九十二條。」張惠言周易鄭康成注解題云：「因路安丁教授小足復定三本，校正體例，復據胡惠兩家，參以虞學士抱經，孫侍郎頤谷，臧才在東，所校為定本，加姚補遺補丁補臧補以別之，末為正誤一篇，康成佚說，殆靡有遺，而考訂更詳審矣。」群籍中所存佚文，於解題中又甚留意，如李鼎祚周易集解（雅而堂）解題云：「一集子夏孟喜傳京房九家乾鑿度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王弼宋衷虞翻陸績王肅子寶姚信王肅梁瑤向秀王凱冲侯果蜀才魏元緒唐伯劉故何妥崔憬沈麟士康氏崔觀伏曼容姚規朱仰之蔡景行孔穎達凡三十餘家，自序謂刊輯詞之野文，補康成之遺象，中取荀爽為多，蓋李氏宗鄭之學，前虞象數多與鄭合，故取其說，及衆家有與鄭相發明者，採錄之諸書，多佚不傳，猶藉以存其概。」周禮釋文解題云：「多採徐邈李軌劉昌宗咸京者，天官引于賈注，古義賴存其概，又引孫氏不知何人。」于夏易傳解題云：「且以釋文及李鼎祚集解所引較之，又復不同。」

上引諸例，證知並存在者眼於輯書，並由簿錄所收諸家所輯佚之備，解題內考論之精，見其於輯佚書之道，勤勉與功力過人也。又如據御覽徵引新序，以多今本所無，證其已非完帙，世說別注，文選李注，及柳覽引牟子，文句雖與今所傳者稍異，但皆在存理或三十七篇中，論斷牟子之真。向律歌器，斯時輯本尚罕，諸儒考證古籍，多依漢志為說，獨其歷次運用劉氏父子之佚文，再觀其著眼之廣，豈已與實學，而以劉氏為事者！據錄之說，可不攻而自破矣。

開元占經解題云：「引用古書，皆今所佚，依漢志所志輯錄，可得數十種焉。」按皇甫謐年歷，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僅據劉宗卿覽中二事引用皇甫謐年歷者，而馬氏輯本，除此而外則有十九條輯自開元占經二條錄自書鈔，既明章馬所輯各自不同，且還據章本，兼見簿

錄之解題與輯書內容之偶相符合也。錄若輯書之分類與簿錄之分類盡同，一也。（疑匡源補輯佚目分類偶與簿錄分類不合者，是亦未見得錄也。）輯佚書所據張惠言丁杰臧庸王熙國張澍侯德誥諸家輯本及撰述，皆著錄於其藏書目，二也；輯書所據某家某書已別著錄者甚多，其有原書或輯本尚存者，如玉湖周易注周易畧例，鄭玄三種注毛詩箋，何休公羊解詁，范玄毅學非解等，確著錄於其藏書目，三也；輯書叙錄簿錄解題兩者辭意體例相同，四也。有此數端，玉函山房輯佚書之出於馬氏，復何疑焉？

惟輯佚書於世間論語注序云：「所著古史考，別為纂輯，以類從焉。」又於揚泉太元經序云：「泉有物理論，已著錄。」或謂古史考物理論兩書，皆係章輯，因孫淵如堂已購刊，故今馬書并無，論語太元經亦章書，馬君購得，率爾付梓，一字未易，誠證猶存，今讀其輯書序錄，據稱之說亦非無因也。今考物理論古史考兩書，達之本，馬氏藏書簿均已著錄，物理論解題已錄於前，古史考解題云：「今乾隆丙午科舉人章宗源達之輯為一卷，孫氏星衍校刊，輯律亦多疏漏，錄之以存考古之功力焉。」既明其確見章書，並其紀年章氏考古之功力，讀此解題之語，不啻掠美矣。又目之為「輯錄亦多疏漏。」（古史考）「可以參考」（物理論）故尚待補苴，且此二書之手稿猶存，馬氏確見章書，而輯錄微引推證，殊不知詳明言之，因無待於收也，輯書叙錄既多稱某家某書已別著錄，今其簿錄亦復如此，如讀書作文諸解題云：「有父師舊法，已著錄小學家。」諸子品解題云：「有周禮訓誥已著錄。」楚史傳記解題云：「若越絕書吳越春秋晏子春秋之屬，或為雜史，或為諸家，雖用春秋之名，實非經也，各以其類入于編內。」此蓋一人著述之慣例耳，新輯佚書叙錄所稱某家某書已別著錄者甚多，其中原書尚存或輯本行世者，前已言之，確著錄於其藏書簿也；此事指其家藏，馬氏之論蓋是有三先生謂馬氏「真為曲解」，似因馬氏文例含混而疑也，更未得覽其輯佚書與藏書簿錄兩者體例也。

七 馬竹吾手札

文安郡藍田戴有竹手札九十頁，因多述家庭瑣屑，亦間有論及輯佚書者，據稿紛爭，雖已解脫，今得此而益明。山東省立圖書館手

刊景載其二，據云：「據云：『藏書有一札，叙述轉佚書事尤詳，惜爲紅牋，攝影不便，致至今未能過目，甚爲憾事也。茲附錄其已刊布之二札於後，以備參考。』」

其一：「我門三兄親家大人閣下：東漁兄疏里，寄到手書，敬悉福履增綏，時祺茂豫，刑清政簡，有滋長振以治之風，羨何如也。弟告病之舉，因由溘於病情，亦實以心疾，不堪力政，以日伴雜處聞方書，本望一經，獲悉往復。唐人詩云：『病多知率性，正今日之謂也。』入夏以來，沉痾稍減。偶聞專內輪調元夏小正箋，振觸舊恨，乃取孔聖軒大擬微補註，任文田夏小正註，和發天元周聲中所載夏小正諸本參校，現已做完五月，按首自注，客居完竣，然清呈政。因檢專作，四月取筆作若菜解，與月令孟夏之月若菜芳吻合，然中明刻以爲若菜，孔氏補註，以蔣爲蔣蔣，取周禮掌茶，儀禮南齊鄭注爲證，以當以傳爲是。又各本夏小正，六月只初帝斗柄正夜上，竟挑，虞故警凡三事，其良獨鳴，臣之典五日會乃伏，落澤藍琴，俱在五月，而專訓俱屬六月，所據何本，希便中寄示，以釋疑義爲禱。再前所求雅而堂十種，弟雖有手勢專鼎辨周易集解，及賈師古匡謬正俗二種，轉漢晉人佚易，實資之。現欲搜羅轉詳，以高誘治韓學者，其注淮南呂覽已錄出佚義，而其注戰國策，惟雅而堂刊本有之，亟思一見，務祈於來便有人將全函專寄，古朋錫我不起也，望切望切。秋間伊邇，令賢師當東歸應有與，兄弟偕來，雙鵬復舊，指日盼之，弟已掃榻相待，務囑來時即在弟家靜坐數日，勿見外也。茲乘東漁兄四弟之便，敬泐數語，不盡之意，東漁當面述一切也。專此布達，敬請升安。諸惟茶膳不誤，嫂夫人坤福，四世兄近社，家慈今年內子附筆并請安好，姻愚弟馬國翰頓首。」

其二：「舊村三兄親家大人閣下：前布一函，諒慶記室，比惟政祺聯介，樂集奉臺，飽念之餘，良殷錄頌。昨孫育誼，已屈百朝，想抱面含怡，專趣洋溢也。鄉村僻處，惟弟等硯生涯。多日瀟陰，令人鬱困，局外聞事，不親抄報，俾聞進爽攝攝，應門失守，連患如此，憤從中來，天山掛角，未知何日也。夏小正詩現已就註，付妙胥校錄，乃復從事搜羅轉詳者諸快說，註觀至焉而止，近見某人佚注，亦復不少，又替解之，第太浩繁，成功匪易耳。舊儀趙泰，從弟多年，最有辨差須人之囑，已函復令其供役，茲特寄往崇報，量材錄用，其人

性質淳實，見制不苟，似可信無訛詐情事，望收錄之爲感。肅此泐布，敬請升安。統著茶鑒不宣，姻愚弟馬國翰頓首。嫂夫人坤福，四世兄近社，譚署安吉，家慈令華內子附筆均請安好。」

此二札，未署年月。按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正月序廷榮夏小正詩序云：「已亥秋以政績卓越，入覲天顏，折筭溫綸，以判史陞用，因去家既久，墳墓虛舍，均須修治，遂請假養病，奉板與歸故里，清燕之樂，珍前作而終之，并寫細注，以訂疑疑，留贈來哲。迄辛丑冬日既稿。」據此則知竹吾於道光十九年已亥秋請假養病，體冬至道光二十年庚子春，即其「終日伴雜處聞方書，本望一經獲悉往復」時也。「清燕之餘，理前作而終之」語，亦即此年，「入夏以來，沉痾稍減」，其注夏小正詩時也。第一札當成於道光二十年，疑其歸田後首次致專執門書耳。第二札云：「傳聞建夷福祿，虎門失守。」當英軍犯虎門，在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序廷榮夏小正詩序又云：「且夏小正述年冬月脫稿。」即其自謂「夏小正詩現已就註，付妙胥校錄」時也。復證以辛序成於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是第二札乃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事也，其叙有關轉佚書者，如第一札云：「再前所求雅而堂十種，弟雖有手勢專鼎辨周易集解，及賈師古匡謬正俗二種，轉漢晉人佚易實資之。現欲搜羅轉詳，以高誘治韓學者，其注淮南呂覽已錄出佚義，而其注戰國策，惟雅而堂刊本有之，亟思一見。」「轉漢晉人佚易實資」此其歷歷自述也。且前列五書，簿錄均已著錄，詳解解題，辭意與手札頗多符合。惟其轉佚書於手勢專鼎辨周易集解，賈師古匡謬正俗，及轉詳於淮南呂覽，皆未明言當在何時也。考夏小正詩序云：「夏小正詩，舊村之口課也，親其初稿，慨然以業注爲任，余時轉黃石寺，捐歸考訂，專以生後顧計，未得開眼，復又得友人漢晉易注，日夜抄錄，遂將此事傳聞。」案所謂「漢晉易注」，疑即李周易集解，其手勢本，雖未見於簿錄，而致率以門書則謂有之，所謂「日夜抄錄」者，蓋已括兩事，一爲抄書，一爲轉易，由此二者，相互發明，其轉易當在館黃石寺注夏小正詩傳聞之時也。又陳永修平陸齋音序云：「道光丙戌（六年）己丑（九年）之年，余師事馬祠漢夫子，設帳於道光九年復，登科入仕，壯年從事吟詠，成成家言，僅輯黃石，編農譜。（農譜自序云：「歲戊戌，乞假家居，說書僕僕，搜訪桑麻，得

與鄭父嘆言，備問田間耕作之務，因輯漢志農家諸侯篇，為神農野老，以述范子計然，凡十餘種，又據古今農譜，編為一帙，藏諸篋中，今後又幾五年矣。取閱舊稿，頗觸田園之興，用什剎則氏，恐吾師太人見之，雖然而以小草目余也。」以理推之，此時皆無輯經之暇，輯易至推而空本戰國策，道光二十年夏曾求假於牟氏門，獲見當在次年，是又於道光二十一年曾由戰國策注輯詩也。

其第二札云：「乃復從事搜輯詩書諸侯說，茲擬至唐而止，近見宋人佚注，亦復不少，又續輯之，第大浩繁，成功匪易耳。」竹吾鄉野僻處，惟事筆硯生涯，輯佚書雖知浩繁，成功匪易，而竟輟船盡瘁，奮勇直前，其功力如此，豈有推美之理？非特此也，即世傳其僅備校唐以前諸儒撰述之說，亦可由此札證知其不然矣。

八 結論

五函山房藏書簿錄，甚為罕見，此書且有竹吾手批尤為可珍，至

輯佚書之業，自宋王應麟開始，至清而大盛，益加縝密，諸家中最稱專門者，今蕭客有古經解詁，任大椿有小學鉤沈，王謨有漢魏遺書鈔，希與有漢學堂叢書，皆於漢學有極大，且流風彌遠。竹吾先生五函山房輯佚書，較為晚出，兼帙繁富，四部兼備，使佚書幾皆返魂。已刊行者固已可觀，而世人猶尚罕知其輯佚書兼及宋人，且未刊之稿尚多，體例亦有纂注，亦非違而不作也。誠為前無古人，復無來者。惜其撰輯，初由疑或而致經竊據，後世為之中難者，亦限於資料，罕能博考。有三先生窮搜遺集，發前人所未發，茲由藏書簿錄及手札之發現，更可以實有三先生之說，其言可為定讞矣。至藏書之富，校閱之勤，編錄之精，亦堪欽佩。馬氏於輯佚書外，尚著有目耕帖三十一卷，買春軒園風說，論梅摺說，紅藕花軒泉品八卷，農譜一卷，分類編與稿一冊，訂眉稿，買春軒隸字，得修綴編二冊，竹如意二卷，神筆一卷，五函山房文集五卷，續集五卷，詩集八卷，百人唱和詩一卷，斯真可謂著作等身者。緬懷前哲，能不景慕乎？

原載大陸雜誌第四卷第五期